

第十章 美國少數外交官員向延安看齊

吾人研究中美關係，屢經發現一種不可否認的沉痛事實，即美國官員及外交從業人員每處心積慮，擅權建立對中國國民政府之美國外交政策，中國為俄國共產黨圖謀控制世界謀略中一極端重要之目標，一九一三年間列寧曾發表短文，論及繼俄國革命之後，中國與亞洲發展革命運動之重要。但其同僚因國內革命事務繁忙，無暇顧及中國革命運動，舉凡俄國內戰，外國干涉，以及企圖向歐洲發展革命運動，在在均消耗其心力，迨局勢好轉，其目光即轉向中國，中國於一九一一年發生革命以來，紛爭擾攘，局勢未臻穩定，實予鼓勵世界革命之俄人絕好之機會。

當一九二零年蘇俄與國民黨交好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互相合作，未幾，國民黨領袖即察覺蘇俄所蘊育之中國共產黨徒，企圖將中國革命轉變為階級鬥爭，藉以控制中國，一九二七年國民黨遂與共產黨及蘇俄破裂，兩黨軍隊發生戰

厲 昭 節 詳
Prof. Anthony Dubeck 原著

爭，流血之慘顯與階級鬥爭無異。一九三六年若非國民黨接受聯合陣線捍衛國家之意見，則中共軍隊幾全部消滅，莫斯科促使所有國家共產黨運用聯合陣線方式，保護蘇俄對抗所謂法西斯之威脅，藉以助長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黨之勢力。在一九三七年聯合陣線條件下，中共信誓旦旦，停止顛覆國民政府之活動，並將中共軍隊編入中央政府軍隊之內，抗戰軍興，國民政府曾劃定戰區由共軍防守，並由共軍編組新四軍在寧滬區域作戰，但共軍並不信守諾言，因此引起衝突，影響對日抗戰，迨美國加入戰爭後，情勢愈趨惡劣，戰爭初期，共軍避與日軍交綏，其後竟集中軍力攻擊國軍。

關於征服中國計謀蘇俄初採掩蔽步驟，謂中國共產黨並不直接聽命於莫斯科，國際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在其宣傳中，謂中國共產黨非如一般共產黨為蘇俄之工具，而係中國農民所組織改革農業之民主政黨，亦即莫斯科與中共在政治方面政擊國民政府之策略，藉以蒙蔽世人之耳目。莫斯科賦予美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之主要任務，具有

遠東如何淪陷

六

雙重目的，一為摧毀國民政府之聲望，二為破壞中美兩國間友好之關係，直接影響美國政府及輿論，間接誇張中共對日抗戰之貢獻，極力宣揚其土地改革、新民主主義，並將陝北共產黨區域所實施民主自由康樂進步情況，描繪逼真，宛如理想樂園已成事實。一九四二年初，彼等業已開始赤化中國之計謀，戴維斯係一職業外交官員，曾經國務院調查七次予以忠貞許可狀，終以缺乏正確判斷與明辨是非能力及可予信賴品德，為杜勒斯國務卿所解職。戴氏與現任中共之國務總理周恩來維持機密聯繫，周曾勸告戴維斯，謂美國應密切注意國民政府使用美援物資，該項物資將被屯積以備戰後維持執政黨之用，為惡果美國進一步不信任蔣元帥計，周又告戴維斯稱：「如蔣元帥許可，當率領共軍前赴緬甸，聽史迪威指揮。」

等語，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曾以與周恩來談語爲題，爲史迪威擬具一節略，稱：「周再提去夏邀請美國軍官在陝西設立一觀察站，並特別期望美國空軍測測在陝西建造飛機場之可能。」早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雲生特建議美國應設法在戰後中國促成一自由政權，則共產黨可與合作，實施步驟爲利用美國勢力，以期建立一真正民主之中國，確認共軍爲對日抗戰之軍隊，並得分配美援物資，一九四三年春間，雲生特於訪問周恩來後自重慶電告國務院，與中共合組政府爲真正民主中國之唯一希望，此即爲馬歇爾調停使命預爲佈置。

美國駐華外交官員對於將美國所予國民政府之支助轉移於中共一節，扮演重要角色，其對共產黨之報告，語多讚揚，而對國民政府則多詆毀。當時美國之政策爲支助蔣元帥所領導之國民政府，但此輩駐華外交官員之理想殊爲乖異，其對國務院所具報告，恆幻想中共爲中國民主之民族運動，終將控制中國，對國民政府則認爲反動、腐敗而苛暴，屯積美援物資，不用於抗日，而貯爲戰後對付共產黨，如蔣元帥對共產黨不讓步，則協和無望，戴維斯與賽維志則不斷繕具報告及節要，詆毀國民黨、國民政府及蔣元帥，暨頌揚共產黨，並危言聳聽請美國政府採取步驟承認共產黨爲中國新興民主勢力，避免偏袒國民政府，庶幾不致於戰後捲入中國內戰漩渦，引致蘇俄反對而破壞聯合國統一世界之希望。基於此項報告及建議，美國政府焉能不爲所動而變更其政策。

一九四四年六月間，賽維志向華府提議關於中國局勢之解決方案，計有如下數點：(一)停止支助蔣元帥，(二)美國高級官員應即表明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民主與統一」之意向，(三)戰時新聞局應提高中國民主價值，使成爲永恆的政治制度，藉以抵抗集權，並確認與鼓勵自由進步之勢力，(四)吾人應與中國自由份子及共產黨維持友好關係，(五)宋慶齡應被邀請回國，(六)吾人應對中共表示興趣，並揭發蔣元帥圍堵共軍之事實，(七)吾人應迫使蔣元帥准美國派遣觀察員赴華北，(八)吾人應訓練並裝備各省地方軍隊與日軍作戰，(九)吾人應公佈國民黨所反對美國官員如韋爾斯(Summer Welles 致中瑞德 Earl Browder (美國共產黨領袖)之文件。

此外戴維斯向史迪威將軍簽呈在延安設立觀察站，設詞防阻國民黨以武力解決共黨之企圖，旨在使美國軍事代表團與中共發生直接聯繫。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間，史迪威建議國共兩軍同在揚子江區域抵抗日軍，並以充份軍備裝備共軍。當副總統華萊士訪問中國時，華萊士與雲生特堅請在延安設立美國觀察站，蔣元帥終不得不予以同意，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美軍觀察團到達延安，實爲中共有史以來之黃道吉日，美國官兵接受盛大歡迎，參加秧歌舞蹈，快樂逾恆，宛如身入夢境，從此美國新聞記者亦來延安採訪，於是美國報紙滿載親共與反對國民黨之宣傳文字。史迪威將軍屬下美國外交官員決心摧毀國民政府，並推翻蔣元帥之元首地位，其明白主張此項變動，屢經強調，已毫無疑問，羅斯福政府大

致根據此類報告訂定政策，霍金斯又常以賽維志等人之報告促請羅斯福注意，所有中共宣傳計劃：如聯合陣線，全力動員抗日，放棄共產黨普羅政策，服膺民主制度，願與國民黨合作，以私有財產及企業爲基礎採取漸進民主辦法發達經濟，並不反對地主與國民資本，以全民合作全民利益爲目的，與人民共同奮鬥而達社會主義之理想，此與國民黨信賴武力違反民主顯有天壤之別，美國對蔣元帥應採強硬手段迫使讓步，美援物資應分配給予共軍，美國與中共利害上並無衝突，共黨極願與美國合作開發中國資源等宣傳伎倆，均一一巧妙地透過戴維斯與賽維志與毛澤東及周恩來等人之談話，而達美國國務院、白宮等機關及美國政要。

賽維志對上述虛偽宣傳，毫不察覺其真意之所在。竟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向史迪威將軍簽呈，背棄蔣元帥，支持毛澤東之建議，此即現已著名之第四十號報告，毫無隱諱地申述其意見。其大意謂：「吾人繼續根據一種不切實際之假定，以爲蔣元帥即中國而爲吾人作戰所必需，其實不然，茲爲作戰並爲美國將來在華利益計，吾人應採現實步驟，在目前情勢下，國民黨既賴美國支助以圖存，但美國並不有賴於國民黨，吾人之勝利在望，故蔣氏及其黨的繼續執政之唯一希望，端賴美國，所有其他中國集團爲自衛計，必須對日作戰，因此，由任何集團所組成之新政府，當較現有反動政權尤爲合作而能動員全中國……，吾人不必以爲蔣氏代表親美華人，所有華人及其他重要政團均與美國友好，切望美國能於

目前及戰後拯救中國。……吾人對華政策應以兩項事實爲指針：(一)非採強硬手段對付蔣氏則不能有成，(二)若對其他反對派如共產黨、各省勢力及自由份子不加考慮，則不能解決中國問題，吾人不應一聞中國有崩潰危機之傾訴，即有動於衷。……美國總統代表訪問延安一事，既經公佈，應發生重大影響，吾人終必計劃使用共軍作戰，且不必依據國民黨之條件進行。」一九四五年侯萊在外交委員會作證時特引第四十號報告，謂賽維志及其他職業外交官破壞彼在大使任內所爲之努力，賽維志曾將該項報告另繕一份送往共產黨延安總部，以資接洽。

美國財政部請重慶代表阿德勒引述賽維志所稱，共產黨之利益在預期之將來與美國並無衝突，吾人對之應採一同情與友好之態度，關於美國駐延安軍事觀察團對共產黨之印象，則稱其印象異常良好，其對內對外政策甚爲和緩，對國民黨之態度頗願和解等語。賽維志與戴維斯以國務院官員身份，於役中國爲時並不短暫，其所作建議，均追隨共產黨之路線，當時所傳對日作戰大部爲共產黨部隊一說，均係根據賽維志及戴維斯報告所杜撰。其後美軍統帥魏德邁將軍在參議院安全委員會作證時稱：「此說並非事實，共黨部隊對日作戰少之又少。」該委員會又問其前任史迪威將軍之政治顧問戴維斯賽維志及魯登等人之政治報告如何，魏將軍答稱：「該官員等對國民黨領袖暨延安共產黨故作抑揚，倘本人聽從其意見，則共產主義彌漫於中國之情勢當較以往尤爲快速。」蓋戴賽二人向華府所作建議，均係根據

周恩來之授意也。

所傳中國共產黨爲和平的農業改革派一說，在美國已家喻戶曉，華盛頓國務院中某某司科尤爲盛傳，美國報紙登載此說遍及全國。凡所謂明瞭內情「人物均謂中共與俄共不同，既不反美，亦非克里姆林宮之傀儡。美國著名作家認爲中國問題之解決，厥爲組織聯合政府，美國輿論中極表贊同者亦屢見不鮮，國務院遠東司每遵照中共意願盡力而爲，尤倡聯合政府之議。殊不知毛澤東於一九四五年四月間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所提關於聯合政府之特別報告稱：「聯合政府將摧毀蔣元帥，打倒美國反動的帝國主義。」組織聯合政府顯係一種反對美國依附蘇俄之策略。所有全世界共產黨策略之事實，均證實與共產黨所組之聯合政府，無不爲共產黨所破壞，而終爲蘇俄帝國主義所征服。

侯萊大使在國會作證時，曾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間函請杜魯門總統注意之文件提出參證，該函內稱：「國務院職業官員不支持美國對華政策一事，已無秘密可言，此類職業外交官，偏袒中共武裝政黨及採取分裂中國策略之帝國主義國家，美國職業外交官員不斷轉告中共，謂本人防阻國民政府崩潰之努力，並不代表美國之政策，並公然勸告中共除非中共獲得控制權力，拒絕共軍與國軍合併，本人於是請將中國戰區內違反美國政策之職業官員予以解職，該官員等被調回華府後，分發於國務院遠東司中國科服務，竟爲本人之直接上司，亦有被派爲亞洲最高統帥之顧問。」

關於共產主義問題，蔣元帥確具真知，早在一九二三年間，渠在莫斯科研究共產黨軍事與政治之策略，一九二七年以來，力抗其控制中國之企圖，對於戴維斯賽維志等人企圖迫使中國政府與共產黨組聯合政府一事，非常驚異，並認爲華府官員並不了解共產黨決心控制與赤化中國之企圖，反之，且誤認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爲真正之民主意念，不了解其聯合陣線及聯合政府等名詞爲其顛覆戰略之標語耳。

布登斯 Louis Budenz(原係共產黨員其後反正)曰：「何以美國輿論竟中毒如是之深，蓋蘇俄第五縱隊之陰謀與美國領袖非常天真之氣質互相結合，以極端巧妙而堅定之宣傳策略有以致之，余作此言，係身歷其境，以余在第十二街總部參加共產黨大部計劃也。」

美國駐華外交官對國務院之報告，顯示其一貫之策略，決心改變美國政策，準備採取任何手段支助中共，阿索浦 Joseph Alsop 於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星期六晚報着文稱：「當中國緊急時期，美國代表積極偏袒中共，加深國民政府軍事政治之弱點，卒致中共於獲致最後勝利以前，美國代表不啻將中國作俎上肉供獻於共產黨計四年有餘。」國務卿特別顧問包萊 William D. Pawley 對中國問題富有經驗，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關於中國淪陷一事，將首要責任歸諸美國外交官員如艾其遜 Dean Acheson 傑式浦 Phil Jessup 拉鐵摩爾雲生特賽維志戴維斯及克勒布 Clubb 等人。

國務院中國科官員對於中共與蘇俄確有聯繫

之警告，不予置信，反深信中共所稱絕未接收蘇俄之援助，彼等極願聽取並報告反對國民黨份子不滿之表示，而對國民黨反駁理由不予理會，凡共產黨所述者，無不信賴。結果，國務院即根據其報告，訂定政策，以為中共並非一般共產黨可比，美國及國民政府當可與之合作，持此項意見之人士，當視為埋葬美國遠東國策之人，其所鑄錯誤，即任令共產黨獲得土地、人力與資源，增加其作戰潛力，有朝一日，足可向吾人進攻。

第十一章 與共產黨開談判

溯自一九三七年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面對日本威脅，即發生統一問題，美國政府對中國統一問題亦因日本在太平洋擴張其勢力而益予重視。一九四零年十一月間，蘇俄大使向副國務卿韋爾斯稱：「美俄兩國之遠東政策，利害上並無衝突，對中國允稱一致。」國務卿赫爾電令駐華大使詹森代表美國政府向蔣元帥表示其對中國統一之興趣，亦即美國對華政策之主要因素。惟共產黨志在擴編其軍隊，擴大其控制區域，賴與之合作抗日，殊不可靠，且共產黨在其所控制地區，專進行宣傳與組織工作，以是以往妥協政策徒使共黨頑強而益不服從中央命令，故蔣元帥不得不放棄與共黨妥協之政策。美國親俄記者藉機抨擊國民政府，國務卿赫爾電令駐華大使表示美國政府對美記者報導之關懷，並力言此際中國統一之重要。

美國駐華海軍武官麥克猷 James M. McHugh 則持相反意見，據稱：「共產黨最後目的

在成立新政府，由其控制，因此，利用宣傳伎倆將所有一切不幸事件誘諸現政府，以此為根據，何能妥協。」國務院遠東司人員根據駐廣大使館報告，應明瞭中共在陝、豫、魯三省控制廣大區域，在華中亦有軍事據點，但不積極抵抗日軍，同時吾人應知一九三七年間毛澤東曾概述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之決策，為七分自求發展，二分妥協，一分抗日，故中共從未放棄將來掌握中國之企圖，實際上其最具成效陰謀之一，即在大陸各地發展產銷毒品，藉以廣開財源，支持其活動。

一九四二年間國共關係日形惡劣，雲生特乘間報告，謂中國當局疑忌共產黨，抗日缺乏決心，美國於是有派員赴華考察藉以穩定局勢之議。霍金斯推薦居里 Lauchlin Currie，居里向管租借法案下對華物資援助事宜，且為羅斯福信賴之助理。居里抵華，史迪威先與長談，嗣與蘇俄駐華武官交換情報。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羅斯福總統電告蔣元帥，前總統候選人威爾基 Wendell Willkie 將於其由訪俄回程時訪問中國。威氏抵達重慶，接受盛大歡迎，曾單獨接見周恩來，受其蠱惑，竟謂：倘中共人員均言行如周，則其運動顯為中國農業復興運動而非國際陰謀集團」等語。一九四三年春間，美國醫藥援華會會長郭貝格 Alfred Kohlberg 會赴中國調查所謂貪污腐敗情事足跡遍及五省，發現所傳不確，返美時經與國務卿顧問郝英貝格及遠東司長巴爾汀 Joseph Ballantine 等長談，以此項惡意宣傳，殊有碍於中美合作而有利於敵人日本，徒犧牲中美人民之生命。國務院人員以形格

勢禁，無能為力，良以蔣元帥之政治顧問拉鐵摩爾，羅斯福總統之遠東事務顧問居里，均非國務院所能左右，同時太平洋協會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與國務院及戰時新聞處因拉鐵摩爾及居里兩人發生密切關係，幾完全控制關於遠東之措施。迨一九四四年春間盛傳中國不願對日作戰，羅斯福總統為之震驚，根據美國共黨領袖白瑞德之說帖及居里之報告，羅斯福總統於是派遣副總統華萊士 Henry Wallace 赴華，商討解決通貨膨脹及國共合力抗日問題，並協調中俄兩國間之歧見，以免蘇俄於戰後控制中國局勢。隨華氏同行者有國務院中國科長雲生特，戰時新聞處官員拉鐵摩爾，對外經濟機構俄援司聯絡員哈賽德 John H. Hazard 等人，中途曾訪問蘇俄中央亞細亞，考察其農業發展情形，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下旬到達重慶，華萊士副總統受雲生特影響，力勸蔣元帥與共產黨及蘇俄和協，否則美援即將斷絕，蔣元帥告以中共並非農業改革派而聽命於國際共產組織，希望於戰事結束前打倒國民黨，以便攫取政權，請美國對中共採疏遠態度，庶中共願與國民黨協和相處，華萊士不以為然，並稱：「如中共與蘇俄確有聯繫，則國共之間更有和平解決之必要，中國情勢當不致引起與蘇俄之衝突」等語，蔣元帥於是請華萊士轉告羅斯福總統，謂：「美國誠欲中俄雙方代表會商，深願美國居間協助，俾中俄達成諒解」，談話中華萊士述及美國共產黨愛國情緒，對中共所持態度殊不了解，蔣元帥告以美共與中共所持態度不同之原因，厥惟美共無攫奪政權之

可能，而中共則志在奪取政權。另一問題為史迪威所持不合作態度，蔣元帥謂：「對史之判斷能力缺乏信任，希望羅斯福總統另派一高級官員可以制服史氏。」當華萊士在重慶期間，始終為戴維斯及賽維志等人所包圍利用，實現其左傾計謀。

華萊士訪問竣事，兩次陳述經過報請羅斯福總統鑒核，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自昆明電稱：「蔣元帥對共產黨成見甚深，戰後無法統洽中國，國共應聯合處理國是，並須與蘇俄妥協」，最後建議派魏德邁繼史迪威統率駐華美軍，或在史氏總指揮下執行職務，同年七月十日，華氏在另一報告建議羅總統派一個人代表聯繫於國民政府與中共之間，並稱：「蔣元帥憎惡中共，懷疑蘇俄，竟使其與自由份子疏遠，倘華府探堅定步驟，則目前困難當可解決」等語，羅總統對華氏報告深感興趣，以為僅以政治方法即可對付中共，蔣元帥望與蘇俄改善關係亦所樂聞。迨與中共調解不成，美國政府領袖遂將中國解體之責任加諸蔣元帥。按之實際，華氏報告直至一九四五年羅斯福逝世後始成爲美國官方之政策，作爲侯萊大使使命之方針。據傳該報告係出自拉鐵摩爾之構想，而爲其所擬撰，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總統所宣佈美國政策意義相同，亦即命令馬歇爾赴華調停使命之根據。華萊士報告及總統政策文告均力勸蔣元帥將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與共軍合併，而以美援暨美國勢力爲達成此項計劃之方法。

華萊士返美後著有訪問亞洲蘇維埃之使命一

書 Soviet Asia Mission。書中述及與拉鐵摩爾前往中國途中，蘇俄高級官員高立茲 Sergei Godlize 係史大林親信，任職西伯利亞執行委員會主席，在宴會席上曾舉杯向拉鐵摩爾及雲生特祝賀，譽爲對中國將來負有重大責任。當時太平洋協會不獨散佈亦且設法爲造來自共產黨及蘇維埃之新聞，以華萊士名義謂「俄人爲表示對中國友好態度，寧願避免干涉其內政」等語，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華萊士在國會安全委員會小組會議中作證時，不得不承認一九四四年間觀察所及並不正確，當其在蘇俄中央亞細亞考察時，華萊士並不知蘇俄有意欺瞞蔽蔽，如在西伯利亞馬家檔 Mogadan 奴工營參觀途中，曾表示其在馬家檔或其他蘇俄亞細亞地方並未見有奴工情事。其後華萊士方知蘇俄遮掩手法，特將馬家檔改建爲波丹金 Potemkin 村，以備其參觀，曾將所有看守崗位拆除，囚徒運出視線以外，因此所見者全屬子虛。並稱：「余所不能見者，爲蘇俄竟決心在道德、精神暨肉體方面禁錮普通人民以達其帝國迷夢耳。」華萊士使命竟成爲顛覆國民政府地位惡勢力之一，殊爲重要。駐華大使高斯對華氏使命及使館親共人員之態度，深感不安。並稱：「鑒於共產黨對內政策，國民政府應得美國之同情與支助，但吾人力請其與共產黨解決歧見一節，實使共黨愈益頑強，不啻促國民政府向一藉外力（蘇俄）以自保之政黨無條件投降也。」高斯大使對於與共產黨獲致任何政治解決辦法，甚爲悲觀，在其報告中會謂：「蘇俄既對中國採行侵略政策，以中共之背景而言，其聽從

蘇俄指使，當毫無疑問。」

羅斯福總統對於中國軍事情勢之危機，深爲關切，爰向蔣元帥建議賦予史迪威職權，以使協調所有包括共軍在內之聯軍軍力。蔣元帥在原則上接受建議，但請派遣一諳悉軍政情勢之美國高級官員往重慶履務。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羅總統派侯萊將軍爲其個人代表，侯萊奉命協調蔣史間之關係，並處理關於軍用物資等事項，羅總統並於訓令中附加說明，美國政府之政策爲支助蔣元帥。侯萊將軍經莫斯科飛往重慶，在莫斯科略爲停留，藉以探知蘇俄對中國問題之意見，八月三十一日與蘇俄外長晤談，莫洛托夫告以莫斯科與中共並無聯繫，蘇俄政策支持國民政府。當然，此係蘇俄之宣傳技巧，侯萊在辭任大使前夕始知其事，蓋蘇俄對於國民政府雖有美國援助，在近期內並不慮有威脅可能，當此時機，中國政府正與日本鏖戰，蘇俄支持國民政府，自與蘇俄有利，日本在遠東爲反共堡壘，美國漸將其作戰潛力毀滅後，可能抗禦蘇俄擴張之威脅者當爲美國而非中國，再則美國如予中共支援，則加強其反對國民黨，亦有助於蘇俄征服世界之計劃。

史迪威奉召去職，引起美國報界之批評，難免發生抨擊國民政府稱頌中共抗日戰績歪曲事實之輿論，繼而侯萊將軍在國民政府與中共之間負起協調彼此間歧見之責任，此事既已談判多年，但毫無進步可言，侯萊接事伊始，希能重新佈署，將各方軍力在國民政府統率之下聯合作戰，於十一月七日飛往延安，與中共領袖會商，到達時，中共曾予以盛大歡迎，未幾，侯萊將軍即知

交涉困難，侯氏向美國總統報稱：「曾與共方辯難，以極端強烈而友好之方式互相爭辯，卒將我方五點一一反駁，終於修改後帶回重慶。」此項五點草案，載有與共產黨協議最低限度之條件，經毛澤東簽字而認為與共產黨達成解決辦法切合實際之計劃，其實為共產黨摧毀國民政府政治宣傳之手段，文中滿載「民主」「自由」「和平」與「進步」等名詞，而將「聯合政府」列為條件之一，此在民主國家中大受歡迎。

當侯萊將共產黨模稜詭譎之提案向國民政府提出時，外交部長宋子文謂：「此為共產黨售與閣下之貨單，國民政府絕難接受。」此語可謂一針見血，依據提案規定，共產黨將將控制政府也。蔣元帥亦深信聯合政府即係共產黨企圖控制政府之策略，殊不願蹈波蘭與南斯拉夫兩國之覆轍，准許共產黨加入聯合政府，任其將反共政團一一予以消滅。侯萊對於蔣元帥誠意獲致解決辦法毫無疑慮，由蔣元帥提出對案三點，一、承認共產黨為合法政黨，二、實施孫中山之主義，三、任命共軍高級官員為軍事委員會委員，而將共軍編入國軍。上述共產黨與國民政府兩宗提案，互相比較，可以看出兩黨間之距離，共產黨要求立即實際參加政府，堅持蔣主席及國民黨解除正式權位，而在聯合政府中變為各黨之一，並要求共軍與國軍享受同等地位，共軍領袖並在軍事委員會中佔同數委員席次，國民政府則承認共產黨為合法政黨，與其他政黨享受同等待遇，共軍應編入國軍，不得為政黨之軍隊，亦不能接受聯合政府之建議。因此，談判發生困難，直至一

九四六年一月間馬歇爾調停使命發表時，尚未解決。共產黨維持其特殊軍制之要求，為國共兩黨間歧見之焦點，意謂國民政府執政時期中，共產黨捨在共產主義紅旗之下，不願見中國有真正之統一。

侯萊大使力勸雙方歧見雖大仍繼續談判，但周恩來對政府提案表示不滿而回延安，並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通知侯萊，謂：「共產黨視國民黨所提草案，根本上不可能有共同基礎，回渝續談，殊屬無益。」侯萊大使力謀和緩情勢，請共產黨回渝重開談判，並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告知國務卿斯德地尼斯謂：「已勸請蔣主席對共產黨在政治方面寬予讓步，俾在國民政府中有足夠之代表」等語，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談判重開以前提出新條件四項，國民政府必須先予實施：(一)釋放所有政治犯人，(二)撤除包圍共產黨地區之軍隊，(三)取消所有限制人民自由之苛例，(四)停止一切秘密警察之活動。侯萊大使成功之希望，於以大減，國民政府認為共產黨所提新條件，不啻任其無阻碍地進行革命，侯萊大使向共產黨領袖保證，蔣元帥誠意願與達成解決辦法，提議在延安舉行會議，但共產黨堅持國民政府並無誠意，應由國共雙方及所謂民主同盟（親共小政黨）各派代表，組織國是會議。毛澤東並稱：如獲同意。當派周恩來前往重慶續開談判。似此情形，若非蔣主席力謀與共產黨和解，則談判已瀕絕境，蔣氏聲言願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還政於民，取消國民黨一黨治國辦法。但蔣主席之和解態度，並不能使共產黨轉趨和解，反而居心叵

測，阻碍統一，從事內爭。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侯萊大使會將國共談判經過請羅斯福總統鑒核，據稱：「自抵中國任所以來，即遵照總統政策力謀解決中國統一問題，蔣元帥對於此議初不熱心，嗣得總統建議，準備向共產黨作從來未有之讓步，目前蔣元帥對統一、改革及與共產黨和解諸問題均表贊同。……渠同意無論共產黨參加與否，亦不願慮戰爭情勢如何，甚至在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以前，立即採取步驟，放寬參政範疇，組織戰時內閣，改善政府，本人認為此項辦法，確係組織中國穩定、統一而民主政府之良策」等語。

為統一中國計，蔣元帥對共產黨願作讓步如下，惟共產黨對談判毫無誠意，其主要目的，厥惟推翻公認的中國政府，蔣主席明知共產黨將阻撓和平解決辦法，仍力謀改善國內問題，聲言國民政府準備採納三項讓步，以資統一：(一)成立戰時內閣俾共產黨可派代表參加，(二)共軍編入國軍由美國軍官統馭，(三)由美國及國共兩方軍官合組委員會，建議關於中國陸軍統一問題。周恩來對新建議表示反對，不欲將統馭共軍之權放棄而任由國民黨指揮，共軍必須單獨成軍，共產黨領袖既頑強不變，談判停頓，中國問題之解決，卒受嚴重之影響。

同時在侯萊及魏德邁返美向美方報告以前，共軍總司令朱德將軍向魏德邁將軍提出要求，請借予二千萬元以備共軍購買軍火，並請勿告知侯萊，魏將軍經與侯萊商洽後，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在重慶召集記者會議，宣稱：「本人在中

國戰區之政策，除中央政府外，吾人對任何個人，任何機構，任何活動不能予以援助，……吾人時接各方請求予以援助，但本人奉命支助中央政府，自應盡力遵行。」中共為破壞國民政府信譽計，曾將所稱意在出賣美國利益的國民政府與日方往來之秘密文件一批，送交魏德邁將軍，周恩來特請勿轉告侯萊，以不信任其判斷能力，侯萊將魏德邁轉交二十二件文書，逐一檢閱後，向國務卿斯德迪尼斯報稱：「本人對於我方某些外交暨軍事官員所稱蔣元帥與日方訂有默契，如無默契，則其政府即將崩潰之說，不予置信，此類帝國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及其他反對中國統一份子之無稽調言，殊不足以蠱惑本人。」

美國國策固在支持國民政府，防阻其崩潰，並維護蔣元帥為主席。惟美國親共外交官員之報告，並不經由侯萊大使之官署而逕寄國務院，該等報告恆指譎魏德邁及侯萊關於中國情勢之陳述，既不完整，亦欠客觀，美國國策雖有羅斯福總統暨國務卿斯德迪尼斯之支持，但國務院中所有職業官員均不照國策遵行，亦無可諱言，此輩外交官員恆支援中共，並不斷告以侯萊防阻國民政府崩潰之努力並不代表美國之政策，公然勸告中共若非獲得控制權力，勿將共軍編入國軍。侯萊大使力謀防阻美國傳統的對自由中國之政策，妄被犧牲，並稱：「本人毫無疑義總統心目中業已明瞭華盛頓政府中確有陰謀，以詆毀維護美國傳統的中國政策之人士為手段，削弱對該政策之支持。」二月十八日侯萊返美述職，在華府時，曾與國務卿斯德迪尼斯、馬歇爾、史汀生及羅斯福

總統研討美國遠東政策之弱點，並不能影響各該官員之意見，美國左傾機構如太平洋協會，對蔣元帥肆意抨擊，指為法西斯派。

中共真正之目的，不在取消一黨專政，而在推翻國民黨代以共產黨一黨專政，蓄意以政變方式將國民政府改變為俄式共產政府。若謂美國政策決策人對遠東共產主義之危機毫無份消息一說，殊屬誤解。蓋侯萊與魏德邁均在遠東任職，且不斷籲請美國政府注意支助國民黨也。誠然蔣元帥所領導之政府，並非盡善盡美，難免有不足庇護之份子存在其間，蔣元帥並不加以庇護。但吾人必須切記中國雖歷經困難，始終為美國盟友，從未與日本妥協。反之，中共目的之一，厥惟摧毀美國在遠東之利益，總之，蔣元帥力謀領導一多年封建的古老大國向共和政體邁進，美國前

駐華大使詹森有言，謂：「吾人對蔣元帥率軍抗日，實應感激，否則吾人處境惡劣可以想見，今加譴責，於心何忍，試問法國抗戰僅十七日。趨向如何，丹麥、挪威又作如何打算，世人應知蔣元帥於困難重重中治理國事，其佐治人員仍係十二年創始時期之同樣人員也。」美國於蔣元帥所領導之友好政府，及毛澤東所率領史大林之傀儡紅軍，二者之間，應有抉擇，史大林所掩有之利益，均一一窩藏於紅色中國，其計謀即在迫使蔣元帥容納共產黨於其政府之中，蔣元帥實為亞洲唯一的反共基督徒領袖，在內戰中肅清軍閥，耗時幾三十年，對日抗戰，八年有奇，且為吾人之盟友，侯萊大使有言，謂：「在本人所辦交涉中，蔣元帥從未失言背信」。

永豐原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專營

模印有色紙 造書印字封紙
 模印有色紙 造書印字封紙
 模印有色紙 造書印字封紙
 模印有色紙 造書印字封紙

雞皮紙 牛皮紙 縐紋紙 包裝紙 柏油紙 白紙 捲筒紙 黃紙板

臺北市中華路七十九號
 電話三三三六